

我兩家的房東

著 濯 康



售經總所行發合聯知新·書讀·活生



編主復而周

叢文方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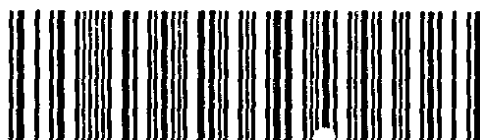
輯一第

東房家兩的我

著 濯 康

知新·書讀·活生

售經總所行發合聯



3 0605 2395 2

857.63
668-7=2

2

1

東房的家兩我

目次

我的兩家房東	二
初春	三
災難的明天	四

113284

我的兩家房東



明天，我要從下莊搬到上莊去。今天去上莊看房子，分配給我的那間靠上莊村西大道，房東老頭子叫陳永年。回到下莊，舊房東拴柱問了我看房子的情形，就說明天要送我去，我沒有答應他：

「我行李不多！你個幹部，挺忙；冬學又剛開頭，別誤了你的工作！」
他也沒有答應我；他說：

「五幾里地嘛！明啦我趕集去，又順道。冬學動員得也不差甚了，不碍事。」

第二天，我到底扭不過拴柱的一片心。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，吆着驢，我們就順着河槽走了。

這天，是個初冬好天氣，日頭挺暖和，河槽裏結了一層薄冰的小河，有些地方冰化了，河水輕輕流着，聲音像敲小銅鑼。道上，趕集去的人不多不少，他們都趕到前面去了，我跟拴柱走得很慢：邊走邊談，拴柱連牲口也不管了；他那小毛驢也很懂事，在我們前面慢慢走着，有時候停下來，伸着鼻子嗅嗅道上別的牲口拉的糞蛋蛋，或者把嘴伸向地邊，啃一兩根枯草，並且，有時候牠還側過身子朝我們望望，彷彿是等我們似的，等到拴柱吆喝一聲，牠才急顛顛地快走幾步，於是又很老實地慢慢走了。

拴柱跟我談得最多的，是他的學習。他說，我搬了家，他實在不樂意哩！

「往後，學習可真是沒法鬧騰啦！再往那兒尋你這樣的先生啊？」

「學習，主要的還是靠自己個嘛！再說，這會你也不賴了，能自己個捉摸了！」

於是，他又說，往後他還要短不了上我那裏去，叫我別忘了他，還得像以前那功夫一樣教他；他並且又說開了：於今他看管察冀日報還看不下，就又囑託我：

「可別忘了啊老康！買個小字典……呃，結記着呀！」

「可不會忘。」

「唉！要有個字典，多好啊！」他自己個感嘆起來；並且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下來望我

一眼。他們這一窩子的青年們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從區青救會主任那裏見到過一本袖珍小字典，又經過區青救主任的解說，往後就差不多逢是學習積極份子，一談起識字學習甚麼的，就都希望着買個字典。可是，敵人封鎖了我們，我爲他們到處打聽過，怎麼也買不到，連好多機關裏也找不到一本舊的；和我一個機關工作的同志，倒都有過字典，却不是早就送給了農村出身的幹部，便是反「掃蕩」中弄丟了。……

走在我們前面的小毛驢，迎面碰上了一條叫驢，牠兩個想要靠近親密一下，就不三不四地擠碰起來；那個叫驢被主人往旁邊拉開，就伸着頸子「喔喔……」嗥叫。拴柱跑上去拉開了牲口，我們又往前走。好大一會我們都沒說什麼；忽然，拴柱獨自個「吃吃」笑了聲，臉往我肩膀頭上靠了靠，眯着眼問我：

「老康，你真的還沒有對象麼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我什麼時候騙過你？」我領會了他的話，不自覺的臉上一陣熱，就很快地說：「我捉摸你可準有了吧？」

「沒，沒，可沒哩！」他的臉「刷」地紅了，忙向旁邊避開我，低下腦瓜子笑了笑，就機伶地吆喝他那牲口去了。這時候我才忽然注意上他；原來他今天穿了新棉襖，破棉褲脫下

了，換了條夾褲，小腿上整整齊齊綁了裹腿，百圍大戰時他配合隊伍上前綫得的一根皮帶，也繫在腰上，頭上還包了塊新的白毛巾。沒有什麼大事，他怎麼打扮起來了啊？他比我還大一歲，今年二十二了哩！照鄉村的習慣，也該着是娶媳婦的年歲了啊！莫非他真有個什麼對象，今個要去約會麼？我胡亂地閃出這麼些想法，就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膀。

「拴柱，你可是準有了對象吧？可不能騙……」

「沒，沒，可沒哩！」他臉上血紅，忙把手上的鞭子「拍」地掣打了一下，牲口跑走了，他才支支吾吾地說：「快……快……呃，眼看到啦，緊走兩步吧！」

真個！不大會，進上莊村了，我就忙着收拾房子。我從陳永年家院裏出來，上牲口上取行李的時候，不知道爲什麼，拴柱忽然那麼扭扭妮妮：他又要給我把行李扛進去，又不動手，等我動手的時候，他却又擠上來幫我扛；他好像捉摸着是不是要進這個院子似的，還往院裏偷望了兩眼，最後倒還是幫我把行李扛進去了。

房東老太太嚷着：「來了麼？」就顛着小腳進了屋子，手裏拿了把條帚，一骨碌爬上炕，跪着給我掃炕；房東小孩靠門邊怯生生地往屋裏望了兩眼，一下就發現了我挎包上拴着的大紅洋瓷茶缸，就跳進來，望我一眼，我一笑，他就大胆地摸弄那茶缸去了。我跟拴柱都

抽起了一鍋旱煙，只見拴柱好像周身不靈活不舒展了，把剛抽了兩口的煙拍掉，一會又取下頭巾擦擦汗，一會叫我一聲，却又沒話。……我無意地回眼一望，才發覺門口站了兩個青年婦女。

那靠門外站的一個，是我昨天見了的，見我望她，就半低了頭，扯扯衣角，對我輕聲說了句：「搬來了呀？」靠門裏的一個，年歲大些，望我笑笑，還拊着她的鞋底。我又望望拴柱，他把頭巾往肩上一搭，說：

「我……我走……」

「你送他來的麼？」

我還沒開口哩！却有誰問拴柱了：是靠門外站着的那個婦女。這會，她把門裏那個往里擠了擠，也靠進門裏來了。

「我……我趕集去，順道給同志把行李捎來的！」

「你們認識麼？」他兩個誰也沒回答我，都笑了笑，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。那個小孩，這會才轉過身來說：

「他是下莊青救會主任，我知道！姐姐你說是不？」

「是就是呀！」那個拈底子的婦女隨便說了一句。

老太太掃炕掃完了，翻身下地，拍打着自已的上衣，跟我撩了兩句，就問開拴柱：「你是下莊的麼？下莊那一家呀？是你送這位同志來的麼？……」

「人家是下莊大幹部哩！青救會主任，又是青抗先隊長！」門口那個年輕婦女，代替拴柱回答他娘；她揚起臉來，却又望着院子裏說：「娘，集上捎什麼不？」

「你爹才去了嘛，又捎什麼？」

「人家也趕集去呀！」

「對，我……我得走了……」

拴柱說着，猛轉過頭朝那年輕婦女「閃」地一下偷望過去，就支支吾吾走了。當他到房門口的時候，我看見那個年輕婦女臉一陣紅，腦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；我也看見拴柱走到院子裏，又回頭望了一眼，而那個年輕婦女，也好像偷偷地斜溜過眼珠子去，朝拴柱望了望；拈底子的婦女這才睜了身傍那個一眼，就推着她走了。

人們都走了，我慢慢地擺設開我的行李和辦公用具。連個桌子也沒有啊！只小孩給我搬來了個炕桌；不一會，老太太抓了把乾得挺硬挺硬的脆糕，叫我吃；一邊又跟我拉開了閒

話。

趁這個機會，我知道了：這家房東五口人，老頭子五十歲，老太太比她丈夫大三歲，小孩叫金鎖，那兩個婦女是姐妹倆，妹妹叫金鳳。老太婆頭髮灰白了，個子却比較高大，臉上也瘦，黃黃的臉皮裏面還透點紅，像是個精神好、手脚利落、能說會道的持家幹才。小孩十三歲，見了我的文具，洗嗽用具，大衣等等，都覺得新奇，並且竟敢大胆地拿起我的牙刷就往嘴裏放；他娘拿眼瞪他，他也不管，又拿起我的一瓶牙膏，嚥着往外跑去了：

「姐姐，姐姐！看……看這物件兒……」

下午，我開會回來，拿了張報紙，坐在門檻上面看。我住的是東房，西屋是牲口圈；北屋台階上面，那兩個婦女都在作針綫活。妹妹金鳳，看樣子挺多不過二十掛零，細長個子四方臉，眼珠子黃裏帶黑，不是那烏油油放光的眼睛，轉動起來，却也「忽幽忽幽」地有神；可惜這山溝裏，人家窮，也輕易見不着個洋布、花布的，她也跟別的婦女一樣，黑布襖褲，褲子還是補了好幾塊地的，渾身上下倒是挺乾淨；這會她還正在補着條小棉褲，想是她弟弟的吧！她姐姐看來却像平三十子年歲了，圓臉上倒也有白有紅，可就是眼角邊，額頭上皺紋不少，棉褲褲筒口還用帶子綁起來了，一個十足的中年婦人模樣；她還在拊她的底子。我看

看報，又好奇地偷望望她們，好幾次却發現金鳳也好像在偷望我；我覺得渾身不舒展，就進屋了。

晚飯後，我忙着把我們機關每個同志的房子都看了看，又領了些零碎傢伙，回得家來，天老晚了；我點上燈，打算休息一會。那時節，我們還點的煤油燈，怕是這吸引了房東的注意吧！老太太領着金鎖進來了，大閨女還是靠門拈底子，金鳳却端了個碗，裏面盛了兩塊黃米棗糕，放到炕桌上，叫我吃，一面就翻看煤油燈下面我寫的字；我正慌忙着，老頭子也連點着頭，嘻嘻哈哈笑進來，用旱煙鍋指點着棗糕說：

「吃……吃吧同志，沒個好物件，就這上下三五十里，唯獨咱村有棗，吃個稀罕，嘿，嘿！」

我推脫了半天，就問老頭：

「趕集才回來麼？買了些什麼物件？」

「回來功夫不大！呃，今……今個繙了幾升子黃米，買了點子布。」

「同志！說起來可是……一家子，三幾年沒穿個新呀，這會才買點布，盤算着縫個被子，鞋面啦，襪子啦，我們衣裳該換的換點，該補的補點呀！唉！這光景可是『格淺』着哩！」

老頭子蹲在炕沿下面，催我吃糕，又打火鑷吸煙，一邊接着老太太的話往下說：

「今年個算是不賴哩！頭秋裏不是什麼民主運動麼？換了個好村長，農會裏也頂事了，我這租子才算是真個二五減了！欠租嘛也不要了！這才多撈上兩顆。」

「多撈上兩顆吧，也是個不抵！」老太太嘴一撓，眼睛斜睨了丈夫一眼，對我說：「二一家子，就靠這老的受嘛！人沒人手沒手的，淨一把子坐着吃的！」

「明年個我就下地！」金鳳搶着說了句，金鎖也爬在娘懷裏說了：

「娘，我也拾糞割柴火，行吧？娘！」

「行！只怕你沒那個本事！」

「只要一家子齊心幹，光景總會好過的！」

我說了這一句，就吃了塊糕。金鎖問他爹要鉛筆去了，金鳳忙從口袋裏掏出根紅桿鉛筆來，捏了捏：

「金鎖，看這！」

姐弟倆搶開了鉛筆，老太太就罵開了他們：門口靠着的婦女裏着，叫別誤了我的工作，老頭子才站起來：

「鎖兒！你也有一根嘛，在你娘那針錢盤裏，甯搶啦！」

鎖兒跑去拿鉛筆去了，人們也就慢慢地一個個出去。金鳳走在最後，她掏出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，叫我給寫上名字，還說叫我往後有功夫教她識字：這麼說了半天才走。我走到屋門口，望望回到了北屋的這一家子，覺着我又碰上了一家好房東，心眼裏高興了。實在說：下莊栓柱那房東，我也有點捨不得離開哩！

往後的日子，我又跟在下莊一樣：白天緊張的工作，誰也不來打擾；黑夜，金鳳鎖就短不了三天兩頭的，來問個字，就着我的燈寫個字的。我又跟這村冬學担任講政治課，我跟這村人就慢慢熟識了，有的時候，金鳳還領着些別的婦女來問我的字了；她並且對我說：

「老康同志！你可得多費心教我們啲！要像你在下莊教……教……教……教栓柱他們一樣！」

「你怎麼知道我在下莊教栓柱他們？」

「我怎麼不知道呀？」

另外兩個婦女，不知道咬着耳朵叨叨了兩句甚麼，大家就嘖嘖嘻嘻笑開來，金鳳扭着她們就打鬧，還罵着：「死鬼！死鬼！」扭扭扯扯地出去了。

拴柱往後也短不了來。有一回，他來的時候，陳永年老頭子出去了，老太太領着金鎖趕着牲口推碾子去了。他還是皮帶裹腿好裝扮，隨便跟我談了談，問了幾個字，就掏出他記的日記給我看，那也是一個白報紙訂的新本本，我彷彿在那裏見過這本本似的。我一面看，一面說，一面改，我並且贊嘆着他的進步。這功夫，房東姐妹倆又進來了，而拴柱又好像滿身長了瘋圪塔，周身不舒展起來。

今天，姐姐在作布襪子，她靠炕邊的大紅櫃立着，還跟往日一樣，不言不語，低頭作活。金鳳是給她爹做棉鞋幫；她却嘻嘻笑着，走近炕桌邊，看拴柱的日記：

「這是你寫的麼拴柱？」

「可不！」

「寫了這麼半本本了呀！」

拴柱好像不樂意叫金鳳看他的日記，想用手捂着，又扭不過我硬叫金鳳看。拴柱只好用巴掌抹了一下臉，離開炕邊，在屋子裏走來走去。我對金鳳說：

「人家拴柱文化可比你高哩！」

「人家大幹部嘛！」

「甯說啦，甯說啦！」拴柱把他的日記本搶走，就問金鳳：

「你學習怎麼樣啦？也該把你的本本給我看看吧！」

「甯着急！我這會一天跟老康學三個字，怕趕不上你？」

「拴柱，我說你怎麼也知道她也有個本本啊？」

我這麼一問，拴柱臉血紅了，就趕忙說開了別的事；後來，又躊躇了半天，他又問了問我買小字典的事，就往外走。金鳳追了上去：

「拴柱——你回去問問你村婦教會……」

下面的話，聽不清，只彷彿他們在院子裏還殘咕了半天。金鳳她姐望了我一眼，又望了望院子外面，忽然不出聲地嘆息一聲，也往外走。

「我說，你怎麼也不識個字？」我無意地問了問金鳳她姐，她又嘆息了一聲：

「唉！見天愁楚的不行，沒那個心思！……人也老啦！」

她對我笑了笑，就走了。這個女人有什麼愁楚心事啊？她那笑，就好像是說不盡的辛酸的……說她老麼？我搬來以後，還見到過好多回，她和她妹子，和村裏青年婦女們一道，說笑開了的時候，她也是好打好鬧的，不過像二十五六子年歲呀！她……她很像個婦人了。

她出嫁了麼？

那時節，是民國二十九年，晉察冀邊區剛剛在這年進行了民主大選舉，八路軍又來了個百團大戰，出擊敵人，中國共產黨中央晉察冀分局，還在這年八月十三，公佈了對邊區的施政綱領二十條。冬學的政治課，就開始給老百姓講解這「雙十綱領」了。邊區老百姓是多麼關心這個綱領的！我每回講完了一條綱領以後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，金鳳就要跑到我那裏來，叫我再把講過的一條給她講一遍；她爹也每回來聽，老太太金鎖也短不了來，連對學習是那麼冷淡的那個房東大閨女，偶爾也來聽聽。他們一邊聽，有時候還提出許多問題來；講到深夜，他們似乎也不睜。有時候金鎖聽着聽着，就爬在娘懷裏睡着了；有時候，他又會站在炕上，抱着我的脖子，一連串問我：「共產黨是怎麼個模樣的啊？你見過共產黨麼？怎麼共產黨就這麼好啊……」逢當這時候，坐在我對面的金鳳，就要瞪着眼橫她弟弟，直到老太太把金鎖拉走了，她才又靜靜地望着我，眼珠子「忽幽忽幽」地轉着，聽半天，又爬在炕桌上，在她的小本本上記個什麼……

這是個平靜的家庭。冬閒時節，女人們做針綫，老頭喂喂豬，鬧鬧莢，小孩也短不了跟爹去坡裏割把柴火，老太太就是作飯，推碾、喂雞。邊區民主好天地，他家租的地又減了

租，實在說：光景也不賴啊！一個月裏面，他們也吃了個三兩頓子白麵哩！

可是，憑我的心眼捉摸，這個家庭好像還有點什麼問題：一家子好像還吵過幾回嘴。只是他們並沒有大嚷大鬧，而且又都是在屋子裏裏說的，我怎麼也鬧不清底細。我問過他家每一個人，大家却都不說什麼，只金鎖說了句：

「姐姐的事呀！」

「姐姐的什麼事？」

「俺不知道！」

有一回，我又聽見他們吵了半天，忽然老頭子跑到院子裏嚷起來了。我忙跑出去，只見陳永年對着他家北屋，跳着腳，濺着唾沫星子直嚷：

「我……我不管你們這事！你們……你們自個拿主意吧，我不白操這份心！」

說着，他就氣沖沖地往外面去，我問他，他也沒理。北屋裏幹什麼呢？誰抽抽搭搭地不舒展啊？我問金鎖，他說是他大姐啼哭啦！我不好再問，只得回到屋子裏發悶。

不過，他家一會也就沒了什麼，好了，又回復平常的日子，我也不再發急了。

這一天，晌午我給婦女冬學講了「雙十綱領」，晚上，房東們早早地就都來了。我還有

工作哩！我說明啦講行麼？大閨女却忽然跟平常不同，笑着說了話：

「就今個吧！你講了俺們就……」

「講吧，老康同志！」金鳳也催我，我只好講。一看，老頭子沒來，我問了問他是不是要聽？人們都說甭管他啦，我就講開了。

今天講的是「雙十綱領」第十四條。我隔三五天講一條，講的日子也不短了！這會，已經是臘月初，數九天氣，這山溝裏冷起來了，今早上飛了些雪片，後來日頭也一直沒出來，我覺得揮身涼浸浸地；我把炕桌推開，叫他們一家子都上炕，圍着木炭火爐坐着。房東的大閨女，把手裏的活計放在大紅櫃上，却不上炕，站在炕沿邊，低頭靜聽。老太太的眼一直沒離開我，我說幾句，她就「呵！呵！」唸道着；金鳳却有好些問題。今天我講的是關於婦女問題的一條，婦女社會地位啦，婚姻啦，童養媳啦，離婚結婚啦……金鳳就一個勁問：「怎麼個才是童養媳啊？爲什麼男二十女十八才叫結婚啊……」她姐姐，也不時抬起頭來，偷偷地望我。

外面忽然刮起一陣大風，「鳴——鳴——」地絞着，沒關得嚴實的房門，突地被刮開了，炕桌上的煤油燈火苗也幌了兩下，爬在我大衣裏面睡着的金鎖，往我身邊更緊地擠了擠，

迷糊地哼着：「娘，娘……」我的窗子外面，却好像有個甚麼老頭子被風刮得悶咳了兩聲：我忙問是誰，金鳳也突然叫了聲：「爹！」却沒人答應。房東大閨女關了門，我又說開了。今天說的時間特別長，金鳳的問題也特別多。她們走了，我實在累了，却不得不還開了一個夜車，完成了工作。

第二天，我起得很晚。亂胡吃了點飯，出去開了個會，回來，房東家已經作午飯了。房東大閨女在北屋外面鍋台邊拉風箱，屋子裏，老太太好像又跟誰在嘀咕什麼。只聽見大閨女忽然把風箱把手一推，停下來，對屋裏嚷：

「娘！你那腦筋甭那麼磨化不開呀！眼看要警死了我的，又還要把金鳳往死裏送麼……你，你也看看這世道！」

屋裏說了些什麼，我沒聽見。我這兩天工作忙一些，也沒心思留心他們的事了。

我們機關裏整整開了三天幹部會。會完了，我鬆了口氣；吃過早飯，趁天氣好，約了幾個同志，去村南球場上打球，就在那道口上，忽然看見陳永年老頭子騎着牲口往南去。我好像覺着這幾天他心眼裏老不痛快似的，而且差不多好幾天沒跟他說話了！這會就走上去了問他：

「上哪去？」

「嘿，看望個親戚！」

看他那模樣，還是不怎麼舒展。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！我打了會子球，回到家裏，剛進院，房東大閨女就望著我笑，金鳳忙扯她姐姐的衣角，打她姐姐，她姐姐却是對我笑，我也不自覺的笑起來，問是怎麼回事，金鳳却低著頭跑進屋裏去了。金鎖問我：「你們這幾天吃什麼飯啊？」他大姐也問我：「明啦你們不吃好的嗎？」我說：「這幾天盡吃小米！」到底怎麼回事？爲什麼又問這？我還是不知道。房東大閨女這幾天不同得多，老是詭詭譎譎地對我笑，而金鳳，却是見了我就低著頭緊著溜走了，一句話也不說，也不問字了，也不學習了，連冬學上課的時候，我望她一眼紅，她就眼紅：這才真是個悶葫蘆！

第二天，我見金鳳捉了隻草雞在殺，又見她家蒸白麵饅頭：這出了什麼事？而且，這一天金鳳更是見了我就紅着臉跑了，她姐姐還是望著我笑。我瞥得實在透不過氣來。下午，老太太忽然拖我上她家吃飯去。我駭得拼命推辭，她却硬拖，金鎖也幫她拖。我說：

「那麼着，我要受批評啦！」

「批評！你挨揍也得去！特地爲你的，有個正經事哩！」

我紅着臉，滿肚子鬱悶，上了北屋，屋裏，炕桌擦得淨淨地，筷子擺好了，還放了酒杯，金鎖提了壺熱酒進來，老太太就給我滿酒。我慌亂得話也說不出，却忽然聽到窗子外面鍋台旁邊兩個女人細聲地爭吵起來了：「你端嘛！」「我不！」「你不端拉倒！又不是我的事情！」「吃吃吃」……「一陣不出聲的笑，像是金鳳她姐。又聽見像金鳳的聲音：「我求求你！」「求我幹什麼？求人家吧；「吃吃吃」……」「一個死鬼！」於是金鳳腦瓜子低得快靠近胸脯，端了一大盆菜和饅頭，進來了；她拼命把臉背轉向我，放下盆，臉血紅地就跑了，只聽見外面又細聲地吵笑起來。

老太太硬逼着我喝了杯酒，吃了個鷄爪子，才把金鎖攆出去對我說開了話：

「那黑家你不是說過麼老康？這會，什樣婦女們尋婆家，也與自個出主意？兩口子鬧不好，也與休了……呃，你看我又忘了，是……是與離婚麼？唉！就爲的這麼個事！你……老康，你知不道我是好命苦喲！」

老太太隔炕桌坐在我對面，上半身伸向我，說不兩句，就緊着扯衣角擦眼睛；剛擦完，我見她的眼淚却「撲嗽撲嗽」往出湧，她狠狠的閉了下眼睛，就更俯身向我說：

「俺那大閨女，十六上給了人家，到如今八年啦！她丈夫比她大十歲，從過門那功夫起

，公婆制的她沒日沒夜地受，事變啦，還是個打她哩！飯也不叫吃！唉……甯說她整天愁愁的不行，我也是說起來就心眼痛哩！閨女，閨女也是我的肉啊！」

老太太又啼哭得說不下去了。我却驚奇起來：那個女人還只二十四歲！我問了：

「她什麼功夫回來的？」

「打年上秋裏就回了，不去了，婆家年上來接過一回，往後就音訊全無，聽說她男人還……唉，還瞞着人鬧了個壞女人哩！可怎麼會想到她？她也發誓不回啦！婆家又在敵區的！」

「那就離婚睇！條件可是不差甚呀！」

我心眼早被這些情由和老太太的啼哭鬧得發急的不行，老太太却又說：

「老康！不，先說二閨女吧！大閨女鬧上個還，二閨女差不大點也要鬧下個還！金鳳嘛，今年個十九囉，十四上就許給人家了呀！男的比她大七歲，聽說這會不進步，頭秋裏鬧選舉那功夫，還被人們鬥爭來哩！那人嘛我也見過，呃……你，你吃吧老康！」

她又給我滿上酒，還夾了一大塊雞肉：

「人沒人相沒相的，不務莊稼活，也是好尋個人拉個胡話，吃吃喝喝，聽說也胡鬧壞女

人哩！頭九月裏，也不知他趕哪兒見着俺金鳳一面，就催親了，說是今年個冬裏要人過門，金鳳死不樂意，她姐也不贊這個成，俺就一個勁拖呀！拖到這會，男家說過年開春準要娶啦，你說老康，這，這可怎麼着？唉，俺這命也是……」

「那可以退婚嘛！」

「你說怎麼個？」

「不只是說定了麼？這會，金鳳自己個不願意，男的年歲又大那麼些，要是男的真個不進步，那也興退婚，也興把這許給人家的約毀了呀！」

「那也興麼？」

「可興哩！」

老太太眼一睜，噓了口白氣，像放下塊大石頭似的，又忙叫我喝酒；我喝了兩口，也鬆了鬆勁，朝門口望望，見門檻上坐的好像是老太太的大閨女，半扇門板陷了，看不怎麼真。忽然，我又發現我背後的紙窗外面，好像有個什麼影子在隔窗偷聽，就忙回過頭望，於是那個人影子趕緊避開了；我又回過來給老太太說話，却彷彿覺得窗外的影子又閃回來了。我想起那天黑夜，爲什麼我講到離婚的時候，金鳳她姐直睜睜地看着我；而雙十綢領上是沒有提

到退婚這件事，我也忘了說；金鳳那黑家直到走的時候，還似乎有個什麼問題要開口問，却沒開口的……

「老康！俺家計議着就是個先跟金鳳辦了這事，回頭再說俺大閨女的。那離婚，不是那什麼條領上說興的嗎？自打那黑家，俺大閨女可高興了哩！她那個，慢着點子吧！唉！那里家，你看，你又沒說金鳳這也行的！鬧得俺們家吵了一場！」

老太太抿着嘴，好像責備我，却又笑了。

「你想：結了婚還興離，沒結婚的就不興退嗎？」

「俺們這死腦筋嘛！唉……說是說吧，我可還是腦筋活化着點，俺老頭子就是個不哩！這不是，哼吵的他沒法，他出門去打聽金鳳男家那人才去了哩！呃，等他回吧！」

「行！沒問題！只要有條件，找村里，區裏說說，就辦了。」

院里，兩個女人又吱吱喳喳吵鬧開了。金鎖進屋來，他娘抱他上炕吃飯，我就硬下炕走了。我走到院里，金鳳他姐拍着巴掌笑起來；我叫她們吃飯去，金鳳臉血紅地溜過我身邊，就緊着跑進了北屋，她姐對我笑了笑，追着她妹子嚷：

「哈，興啦興啦興啦……」

往後，他們一家好像都高興了些，只是陳永年老頭子回家來以後，還是不聲不響，好幾天沒跟我說話，我只見他每天在街里，不是蹲在這個角落跟幾個老人們講說什麼，就是蹲在那個角落跟村幹部講什麼。不多日子以後，村幹部們又跟我說過一回金鳳的事，並且告訴我：金鳳那男人着實不進步，還敢許有問題哩！又過了幾天，我從村幹部那裏打聽到：區里已經批准金鳳解除婚約了。我回得家來，又問了問金鳳她姐，她也源源本地告給了我，她並且說：等開了春，她也要辦離婚了哩！

想不到這麼一件小事，也叫我高興的不行，我並且也不顧金鳳的害臊勁，却找她開玩笑。這麼一來，金鳳變得一點也不害臊了，又是認字又是學習的，並且白天也短不了一個人就跑到我屋子裏來，有時候是學習，有時候却隨便來鬧一鬧。我覺得還不很好，又沒恰當的話說，就支支吾吾地說過幾句；這一來，金鳳她姐就衝着我笑了：

「喲！老康同志、你也害臊咧？」

「你是領導俺老百姓教育工作的呀！你也封建嗎？」

我也不覺紅了臉。好在這麼一說，往後金鳳白天也不來了，晚上來，也總是叫上她娘，她弟弟，或是她姐、或是別的婦女們同來，這倒是好了。

日子過得快，天下了兩場雪，刮了兩回風，舊歷年節不覺就到了。這天上午，我正工作，忽然，拴柱跑來了。他大約有二十來天沒來過了吧！今個還是皮帶裹腿打扮，腦袋上並且添了頂自己作的黑布棉軍帽，手上，還提了個什麼小包包。

「沒啥物件，老康，這二十個雞蛋給你過年吃！」

我真要罵他！又送什麼東西啊！他把日記本本交給我，一眼看見我炕桌上放了一本剛印好的「秧歌舞劇本」就拿去了：

「哈！正說是沒娛樂材料哩！這可好了！」

我工作正忙，就說今天沒時間看他的日記，他說不吃緊，過兩天他再來拿。房門外，是誰來了，拴柱就跟外面的人說開了話：是金鳳！兩個人細聲細氣地說什麼啊？後來還同到我屋子裏，兩個人靠大紅櫃談着，可惜我埋頭寫字去了，一句也沒聽。

過了年，拴柱來得更勤，差不多三五天，七八天總得來一回；每回來，總是趁我晌午休息的時候，一進院子就叫我，我走出去，叫他進來，他不大進來了；他總是在院裏把日記給了我，或者講說個什麼事，就急急地走了。後來，我並且發現：白天，金鳳姐妹倆總坐在北屋台階上作針線的；每回拴柱來了，金鳳馬上就進北屋去了。他倆個好多日子沒打過招呼，

說過話的；我又迷糊不清了！到底又是怎麼回事？村裏面却是誰傳開來，說金鳳和拴柱自由咧，講愛情咧……我問金鳳她姐，她只說：

「他們早就好嘛！這些日子，知不道怎麼個的，我問金鳳，她也不說，你問問拴柱吧！」

拴柱也不跟我說什麼，逢當我問到這，他只紅着臉，笑笑，叫我往後看。

往後，村裏面謠言更厲害，村幹部和我們機關的同志還問起我來了。我知道什麼啊？我只知道：拴柱還是不斷來找我，問學習什麼的；也不進我住的房子，也沒見他跟金鳳說過半句話：他一來，金鳳又趕緊上北屋去了。再說別的嘛，只是我發現：這些日子金鳳也短不了出去的。有一回，金鎖忽然從外面急急地跑進來，大聲嚷着：

「啊啊……二姐跟拴柱上樹林裏去了啊，啊……」

「真什麼哩？」老頭子向金鎖一瞪眼，金鎖又說：

「我見來着嘛！」

「你見，你見……你個狗入的！」

老頭子頓着腳，就跑進北屋，亂罵開了。我拉過金鎖問，也沒問出個什麼情由。只是村

裏話言還很重，老頭子陳永年脾氣好像更大了：好多日子也沒跟我說個什麼話，還短不了隨便罵家裏人；可是，金鳳來了，他却不罵金鳳，只氣沖沖出去了。

天氣暖和起來，開春了！楊花飄落着，桃樹冒出了細嫩嫩地小綠葉，也開出了水綠水綠的小花朵朵，村裏人們送糞下地的都勤起來了。這天後晌，我吃過晚飯，也背了個鐵鍬，去村西地裏，給咱們機關租的菜園子翻地。傍黑，我回來的時候，一個同志找我談談問題，我們就在地邊一棵槐樹下坐着，對面不遠，大道那邊，日頭的餘光正照在我們住的院子門口。那門口外面，一大羣婦女擠着坐着，在趕作軍鞋，吱吱喳喳地鬧個不止。忽然我見拴柱背着一個鍬，從大道北頭走來，我記起了他還有三畝山藥地在上莊北溝裏。正在這當口，我房東家門口的婦女怕也是發覺了他，都趕緊擠着扯着，沒有一個說話的，而且慢慢地一個個都把小板床往大門裏面搬，都偷偷溜到門裏坐去了。拴柱忽然也周身不舒服似地，那麼不順當地走着，慢慢地一步一個模樣。門外面只剩下金鳳一個人了，她好像啥也不知道，楞楞地回頭一望，就趕緊埋下腦瓜子，抿緊嘴作活。我撇開了身邊那個同志，望着前面，見拴柱一點也沒看見我，只是一步一步地硬往前挪脚步；直到他走過那個大門口好遠，要拐灣了，他才回過頭朝門口望了望，又走兩步，又停下來回頭望；他停了好多回，也望了好多回；而大門口這

邊，我明明看見；金鳳也從埋着的腦瓜子下面，硬翻過眼珠子，「忽幽忽幽」地也直往前面望哩！

這天晚上，我沒有睡好覺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上下莊找拴柱去了。

拴柱還沒起來，他娘他哥他嫂迎着我，一邊給我端飯，一邊說：

「他這幾天也知道不怎麼鬧的！一句話也不說，身子骨老是不精神；說他有病吧，他說沒，見天吃過飯還就是個下地裏悶幹！」

「不吃緊，我給他說說就行的。」

我拉拴柱起來，吃過飯，就跟他一道下地。我們坐在地邊上，我問他：

「怎麼個的？乾脆利落說說吧！」

他却一句話也不說。我動員了好久，他還是悶着個腦瓜子；我急了，跳起來嚷着：

「你怎麼個落後了啊？你還是個重要幹部哩！」

他這才對我笑笑，拉我坐下，說了十句：

「乾脆說吧，我早就想請你幫個忙哩！」

「那還用說？一定幫忙嘛！你說吧！」

「我跟金鳳早就好囉！俺倆早就說合定了的哩！」

「那怎麼不公開？」

「笨人嘛！臊都不行，誰也知不道怎麼說，也知不道對給誰們說！」

「這會子你們怎麼老不說話了呀？」

「嘿……說得才多哩！」

拴柱一把抱住我的脖子，笑開了。我問他，他說：他每回上我那裏去，就是去約會金鳳的；他們都在棗樹林僻靜角落裏說話。他每回到了我住的院裏，金鳳就回北屋去，用縫衣裳的針給他做記號，要是針在窗子靠東第五個格子的窗紙上通三下，就是三天以後相會，通四下就是四天以後；在第七個格子上通三下，就是前晌，通五下，就是後晌。他這麼說着，我却揍了他一拳頭，仰着脖子大笑；他臉上一陣血紅，馬上把頭埋在兩個巴掌裏，也「吃吃」笑。我跟他開了個玩笑：

「你們沒胡來麼？」

「可不敢！只像你們男女同志見面那樣，握過手！」

我又揍了他一拳，他臊的不行，就做活去了。我向他保證：一定成功！就回到了他家，

他娘他哥聽了我的解說，都沒有什麼意見。回到上莊，我跟舅東老太太和金鳳她姐姐說了，她們也說行，最不好辦的，就是陳永年老頭子了。晚上，我把他約來，很詳細地跟他談了談，他二話沒說，直聽到我說完，才開口：

「這事吧，我也不反對，反正，老康，我對你實說：俺們這老骨頭，甭看老無用啦，可這心眼倒挺硬，這死腦筋也輕易磨化不開的。嘿，嘿。」他對我笑了笑，吸了口煙：「俺們這腦筋，比年輕人這新式腦筋可離着遠點子哩！我跟我那些個老夥計們說道說道再說吧！你說行不？哈哈……」

這以後，事情還沒有辦妥，我却要下鄉了。我把事情託給了村幹部，又給區裏青教會和婦教會寫了封信，就往易縣工作去了。

下鄉時候，我還老惦念着這件事。好在，二十來天很快過去，我急急往回走。道上，在山北村大集上，無意中發現了一本從保定來的「學生袖珍小字典」，我馬上買了。我很可惜；爲什麼這小字典只一本啊！回得家來，金鳳見了這，聽說是小字典，搶過去了。我急的不行，我說那是拴柱叫我買了一年多的啊！她却硬不給我，只問我多少錢；我一氣，就不搭理她了。

兩天以後，我彙報完了工作，村幹部告給我；拴柱金鳳的事成功了！兩家都同意，區裏也同意，正式訂了婚。我回到我住的地方，高興地就直叫金鳳；金鳳跟她娘推碾子去了，她姐出來告給了我；我馬上問她：

「金鳳她倆訂婚了麼？」

「訂了！我也離婚了哩！」

我歡喜得跳起來，她又說：

「他們前日個換的東西。拴柱給他的是兩條毛巾，兩雙洋襪子，還有本本，鉛筆的。她給拴柱的是搶了你的那本本小書，一對千層紙底鞋，一雙拈了底子的洋襪子，也有本本，鉛筆。」

「你們瞎叨叨什麼哩？」金鳳跑進來了。我大聲笑着，拱着手給她作揖。他臉上一陣血紅，她姐卻從口袋裏掏出條新白毛巾來，幌了幌，給我送過來，却對她妹子說：

「你這毛巾還不該送老康一條？我見老康回了，就拿了一條哩！怎麼個？行吧？」

「那可是該着的哩！」她娘一進來，也就這麼說。金鳳從她姐姐手裏搶走了毛巾，斜溜了我一眼，說：

「他有哩！後晌拴柱來，白毛巾一條，還有我搥了底子的洋襪子也給他哩！那毛巾，比我這還好啊！」

金鎖也回了。大家笑着，他就一邊跳，一邊伸看脖子：「呵，呵！」陳永年老頭子一走進院，見了這情由，也一邊笑着，一邊頓着腳，嚷着：「嗨，嗨……」不好意思似地，朝我們這羣望望，緊着往北屋裏走去了。

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夜於張家口草

初春

剛過年就開春了，日子也顯得長了些；望望天，大晴天，那麼高，老陽照着正開凍的田野，田野裏好像就有灰塵像楊花樣四散飄着，天氣真是轉暖和了，「楊花」叢里，就短不了有人們推着小車，趕着牲口，往地里送糞哩。

老漢這幾天也不呆在老陽地里歇着撩天了。他在拆炕鬧糞，壟圈，拾掇糞箕和牲口籠頭；要不就望望牲口，望望那兩個豬仔，豬仔是年上臘月初才買的，這幾天牠們也覺着天氣暖和，不老是那麼縮在圈角落里了，短不了到圈里走走，「拱格拱格」地哼兩聲，把嘴伸到糞里邊去。老漢看着這兩個小傢伙比買來那功夫壯了些，滿心高興。

老漢提了桶泔水，走到圈邊，倒一點到豬食槽里，自己就在圈邊上蹲下來，看着小傢伙

連耳朵都埋進槽里，「嘖嘖」地吃得那麼香，就拿了一根棒，拌攪着槽里的食，或者拍拍豬們，又一面咕嚕着：「不用搶嘛！呃！牲畜！呃……呃！你個狗入的！」

順手，就給搶的那隻一棒子敲去。

槽里的食乾了，豬們的嘴拱到他腿邊上了，他才又倒下去一點，又囉嗦地，像跟豬們談起話來了，就這麼着，直到桶里最後的一點泔水也倒進槽里了，豬們也快吃完了，他才提着桶立起來往回走，剛走兩步，却又回轉頭來，站在望着豬們，這功夫，豬們的四隻眼睛，也剛好正望着他。

這些日子，他的心情又平靜，又痛快，他知道鬼子打走了，又和平了，就盤算着過日子，說起來嘛，甚麼國內和平啦，這些大問題，他實在也鬧不很清；可是，他可也有一股子勁，那天，區里一個工作人員在街里跟人閒撩着說：

「這會鬼子也垮啦，毛主席領導，又到了國內和平，咱們可正經得加勁生產，把邊區鬧好，痛痛快快過幾天啦！」

「嘿！熬了八九年，眼皮也快熬得睜不開啦，總算沒白鬧，熬到了！誰們狗入的要不正經加加勁，鬧個家務，建設個邊區的，那才是灰孫孫！」老漢翻了翻鬍子，澀着唾沫星子說

：然後又向四周望了望，引得人們一個個都點着頭，贊成他，他想：好容易！抗日受苦的，鬧來十大幾畝地，這會，可不得正經過幾年好日子麼？

天黑了！老漢拆炕拆了一整後晌，累的不行；他端了碗菜飯，坐到院里階沿上，喝得挺快痛，這功夫，兒子老大進來了。

「什麼事啊！鬧到這早晚才回！」

「呃！大事哩！」兒子接過媳婦遞過來的飯，挺高興的樣子：「爹！咱們村挑渠啦！把村東那道小渠擴大，南溝里的水也給引過渠里，這麼着，多澆六七十畝子地，村西咱們那三畝旱地也澆上啦！」

「挑渠也有你的事麼？」

「怎麼個沒我的事！鬧大生產，變旱地成水地，和平建設嘛！」

兒子在爹身邊坐下，還在說着邊區建設什麼的，老漢卻沒心情聽下去了，他想：折炕也不幫幫手腳，讓老的自個幹活，你一個什麼教育委員，又是什麼合作社幹事，事兒還少麼？挑渠也要你忙？

老漢並不討厭兒子，也不阻攔他幹工作，只是，他總覺得兒子顧家顧少了點，當個幹

部，頂兩個名兒，就這麼忙麼？一回家，總是說開了什麼會，抗日呀，自衛呀，這會有什麼和平的！你還有人家工作員說得好？

還是兒子老二好，老二幹莊稼活挺結實挺利落，在村裏嘛！青年會當主任，地位高；四年頭前參加了八路軍，這會就當上了排長，還短不了來個信問長問短的，文化也提得高啦！這會又到了什麼張家口，大地勢，穿皮鞋，什麼電什麼車的……他把碗筷一丟，走進屋子，見到牆上這邊貼了一張陳舊得看不清了的「趙子龍騎馬救主」的畫，那邊貼了張年前區里發來的畫，畫着軍隊老百姓親密團結的；兩張畫中間，釘了個釘子，上面掛着幾年來交公糧的收條，趕集使喚過的通行證，也掛着兒子老二兩月前才捎回來的那封信，是說他到了張家口，並且問候家裏安好的，老漢又想要取下信，摸兩下，就燈前看看：可是，想起那信上也寫了一大篇什麼還要努力呀加油幹呀，他又有些不高興，覺得兒子們都是這一套了。

第二天，老大又有事，大兒媳也得帶上小孩去上民校，還得老漢自個幹活。

老大說：「爹！過兩天我來加油；這會，你要累，就多歇着點。」

兒媳說：「爹！哨子吹了三遍了，豬也得你喂喂啦！」

爹說：「你們走吧！我賤骨頭，我幹吧！」

爹老實有些不樂意，可是，望着兒子媳婦笑着鬧着的身影，又忽然覺得他倆日子實在不壞，對他也沒擺出過難看面孔，總是嘻嘻哈哈地體貼自己的；他又平靜了。

他套好牲口，裝了滿簍子糞，「噠噠」聲里，隨意地抽起一鞭子，牲口走了，他的牲口今天成了人們注意的目標，牲口馱的是個新糞簍，新鮮物件兒；人們聚了攏來：

「這物件好使喚麼？」

「多少錢呀？」

老漢不愛答覆，支吾着，趕緊抽着鞭子，快走了，他覺得被衆人注目很有些不舒服：這都是老大嘛，老大買了個這物件兒，還挺高興的拍着他肩膀說：

「爹！你看，新糞簍！」

「甚麼？」老漢不認識這物件，驚奇得鬍子也翹起來了：「這……我說，這是什麼物件？你搞什麼鬼啊？」

呃！活底糞簍，新鮮物件，可好使哩！」

「活底糞簍？我見過上下五六代使喚的傢具，就沒有見過這！」

「那可不！這是邊區發明的新技術嘛！」

什麼新技術呢？糞箕底是活的，用繩拴在箕上面，這也是什麼新發明呀！裝糞還不是裝那麼多！老漢見到年青人們推着糞車，糞壓得那麼高，一車是有兩三馱子，小夥子們推得「格敦格敦」地，挺有勁；他想：要是老二在，也這麼着多推幾車，敢比什麼活底糞箕強得多。

糞馱到了地里，老漢吆喝牲口立下，氣憤憤地學着兒子教給的，把繩子一拉，箕底掉了，糞「嘩」一下就掉下來了；牲口頭一次眼見這新玩意，受了驚，猛地跑開去，還伸着脖子「喔喔……」長嘯，老漢急得冒火，緊追着，牲口就跑得更緊，還跳着，忽然把糞箕也摔下來了，忙了半天，老漢才抓住牲口，就跳起腳罵，並且勒緊拳頭，朝牲口尾脊骨旁死死狠命搥去，一面嘴角濺着白沫，咬牙叫着：

「你，你，你狗入的！……」

牲口挨了搥，服貼了，低下頭來靠着老漢。喘着氣，光哼哼，像要求哀憐似地；老漢這才平息下來，往回趕牲口。第二回，老漢很注意地拉繩，牲口也得到教訓，不跑了，光陡地跳了一下。於是第三回，第七回八回，慣了，老漢也才感覺到新糞箕的確方便些：省了起馱子的勁；並且，人家來回五六趟，他就七八趟了哩！

一股平靜的甜味又湧上老漢心頭：他覺得兒子到底是兒子嘛！自打抗上了日，世道好了，兒子也上了勁，開騰了多年，開得個於今十大幾畝子地；三年頭前爲了地給東家鬧麻煩，也是兒子在農會裏調解好的；再說，那年收成不好，也多虧兒子冬里成天趕牲口，上這個集糴糧食，又去那個集糴糧食，幫補着沒挨餓；年上，兒子又鬧參忙撥工，作計劃什麼的，收成好點，把鬼子燒壞的房子也蓋上了，還買了兩口小豬仔，於今，眼看豬仔們一天天又壯又胖了呀！

想着想着，就幹上了勁，老陽當頂了，初春田野的「楊花」叢里，沒半點風，花草樹木還沒緊着發芽，天氣却顯得有些熱了。村東村南那些挑渠挖水道的人們，遠遠看去，也看得清，有人只穿着個夾襖，吆喝着，唱個一句半句的，彎着的腰起伏着幹活，不時傳過來一兩聲鉄鈹鉄鎬的碰打聲。村邊的楊樹，一直往上長得太高太高，這會也都像拚命立着，不是冬里那麼個縮着頸子的架勢；一個什麼青年推車送糞累了，歇在道傍，忽然一傢伙爬上一株楊樹的半腰，唱了句什麼，就向四外大聲一嚷：「加油加勁呀！」還在樹上蹲着身子，用兩個腳板兩個手掌同時往樹幹上拍打着，一跳一蹦地往下下，離地還有丈數來高，就忽然「噉」地一下溜下來。老漢見了，笑罵着：

「狗入的這會逞能，看你到我這年歲會起不來炕的！」

「你才是個老狗入的！」

青年回罵着，老漢却仰着頸子笑起來；牲口隨着他的笑聲快跑了兩步，老漢追得牲口就回家了。

兒媳叫老漢歇會，老漢沒答理，他要多送兩趟糞；多幹兩下，不就多打兩粒糧食麼！記得以前每年開會動員生產，區里幹部們常常說：

「多幹兩下，就多打兩粒糧食，軍民吃得飽……」

那些功夫，老漢聽了老實不舒服，他還笑着對別人說過：

「種莊稼的事，你不開會不說的，人們還會不幹麼？真他狗入的……」

這會想起來，區里那些話也對。自打年上開什麼計劃呀，多忙呀，可就是不一個樣。地嘛可正經長好了！多打點糧，公糧自然得交，憑良心，也不能叫人家隊伍上餓着嘛！自個兒子不也是在隊伍上麼？打走日本什麼的，也實在是是有功勞……打得多，滿倉滿炕的，豬也壯了，和平也好了，老二敢許該回來吧！回來給聚個媳婦，抱抱孫兒們，可不正經樂幾天！

老漢又激動起來，想起翠姪那大姑娘，跟老二打得挺好，離了三四年也沒斷啦！這世

道，什麼青年自個找婆娘，不下聘禮，不問爹娘，老漢看不怎麼過意。可是翠姐家倒還門當戶對，那姐子也不錯，人是人活是活的，又是個婦女會幹部，……聽說她跟老二還私下許過心願，換過東西哩！前年中秋老二回來，還去看她來着，這總得有個分寸呀！要不就請人下聘禮去。

送了一整天糞，實在累了！看看老陽，偏了西，挑渠的人們也只剩不大幾個了，也該開吃的去。老漢趕着牲口，向人們誇說活底糞鏟的方便，就走進了村。這功夫，只見院里豬仔們在亂拱嘴，伸着嘴「咕咕」地叫喚，老漢罵着：

「狗入的餓啦！老子還沒開吃的哩！」

回了家，院里老大兩口子 and 小孩們，還有個什麼婦女，正在笑鬧。見了他，老大趕忙跑上來：

「爹！老二來信啦！，問咱們過年安好！」

「啊！又來信啦！」老漢忘了拴牲口，就急跑上去：「唸……唸唸！」

「爹！是翠姐從區里開會帶回來的！」

「啊！」老漢一聽兒媳的話，驚得退了退，翠姐趕緊扭過頭去，只聽得老大說：

「哈！老二敢許寫信給翠姐哩！」

「呃！別胡說，唸吧！」老漢蹬着腳，翠姐却低着頭溜過老漢身邊，陡地一下往外飛跑去，老大趕緊追着嚷；

「翠姐別跑！唸唸呀！咱可唸不下！」

老漢一把抓住了兒子，狠狠地抖索着：

「你！我說你，你給我媒人說說吧！你……」

外面，大兒媳追着翠姐，追到街里，大概是又碰上了婦女們吧！扭作一團的叫鬧聲，尖笑聲，噥噥聲地傳進來了。

四六年二月十四日改作於張家口。

災難的明天

一

冀察晉邊區有個村子，面向南，背靠山根。村南有一眼大井，村裏吃水用水，都從這裏打上來。這個井台很大，轆轤架子邊上，有個洗衣服的大石槽，周圍有兩棵大槐樹，三四棵香椿樹，還有一棵大揪樹。樹叢很密，太陽光也沒有辦法射進井台。井台長年就水濕淋淋，只冬天結一層厚冰。井台下而直向南，有幾塊零碎的菜園，其餘就是幾頃大的一片水地。地的盡南頭，是連綿不斷東西向的小山坡。山坡和水地中間，夾着一片沙灘，這就是山溝大道了。大道兩旁，靠山坡靠水地，一叢叢楊樹，軟枝綠葉，圓潤着沙灘的枯燥；還有很多很多

小山溝，從南從北伸向大道，那裏面盡是棗樹。秋天到了，八九月間，樹上滿擠着甜溜溜的棗子，紅得發亮。別小看這乾沙地原來也有很肥的養料，能够生長出人人愛吃的大紅棗哩！但是，沙地到底流不出水，水地到底不能耐旱！這片東西向的山溝，在三十一年竟鬧旱災了。

不下雨，老不下雨。這個村子的大水井，用三條一兩丈長的大麻繩放下水桶去，往上打水，繩子在轆轤上滾，繞上三四十個來回，打上來的是半桶黃泥水。來往井台上的人們，望望天，眉頭打綰，唉聲嘆氣，大家一付枯黃臉，有氣沒力的聊兩句，都是雨呀水的。人們靠政府發的一點賑災糧，靠去年剩下的幾棵爛棗，靠糠粃榆枯塞肚子，大秋來了，菜皮死了，穀子稀零零的，尺來高，棒子也沒有幾個；到小山溝裏看看棗吧，原來光靠乾沙地的養料還長不出棗來，沒雨水，棗也是有數的幾個。

青年們說：「這年頭，抗日也沒勁！」

婦女們說：「這年頭，快逼着人們上吊了！」

老年人說：「這世道敗啦！」

區裏農會主任老何來了，他也和大夥一樣愁，臉上一層油汗。他站在井台邊，把頭一

歪，就說：「這就叫黎明前的黑暗呀！咱們想想辦法，不成問題。反正人不能餓死，鬼子不能不打！」

沒幾個人答理他，有個叫祥保的傢伙，自個咕噥着：

「哼！打鬼子，餓不死，也活不長，唉……」

老何再耳尖，趕緊叫說話的人，沒找着，祥保走了。

祥保家離井台邊不遠，從井台上望去，一眼就望盡他全家的院落。他那矮土牆經過敵人兩次破壞，都塌了，門也燒得沒個影兒；於今從倒塌的牆中間修整了一個缺口，就是大門，當祥保正走進大門的時候，老何無意中把找尋信口咕嚕的人的目光，順眼往祥保園裏溜了一個圈，只見狹窄的院裏亂七八糟，一個破盆子夾着棒子心，雜草屑撒在地下，兩間北屋看不清什麼動靜，西邊那個牲口圈却空了，圈裏一堆草，一把沒有收拾的木犁，一個斷了把的鍬……老何忽然記起什麼，忙問旁邊的老吳！

「祥保那老驢賣了麼？」

「可不！」

「沒牽回一條好驢麼？」

「唉！賣價又不高，還了點子賬，顧了嘴還不夠，還牽什麼好驢？」

老何頭一歪，竟要質問老吳了，老吳是村農會主任。他們都知道：祥保的驢老了，準備賣了後再補點錢，牽條好驢回來，然而目光只看見自己的鼻尖，賣了就吃了，像祥保這樣的光景，冬裏種麥地就成問題，怎麼辦呢？老何發愁了。

有什麼辦法呢？不光祥保賣了驢，這村有一家連一口大鍋也賣了，有一家把一間間屋的幾根樑木也賣了，而且還有人偷偷地把不够法定結婚年齡的閨女往外村送。平常年，這村圍在綠樹叢中，春天嫩香椿滿樹，夏季揪樹葉黑油油，黃槐花片片飄落，水地無邊一片青，傍晚，澆園的轆轤不停地響，村劇團小孩們說不定還集合唱個歌……抗日自由的好天地，難道就被天旱一傢伙搞得不成樣子了麼？

老何從老吳手上接過烟管，抽着往村裏去，他低聲問着：

「祥保家怎麼樣？」

「唉——這年頭誰家也斷不了吵鬧，祥保那家子嘛！」老吳回頭望了望祥保家：「還不成天吵包子鬥嘴！」

「這幾天沒嚷着逃荒的麼？」

「這……」

老吳沒說什麼，只像忽然間想起什麼事，趕緊着往家裏走去；老何看着不對，知道準有什麼事情要商量，就緊跟着進去了。他們的確有件大事情要商量：就是逃荒的事，村裏自從西頭陳玉他們三家偷偷逃到敵區去以後，經過區，村的注意和說服，這裏又發了一次救災糧，嚷着逃荒的的確少了，可是這幾天來，老吳又發現秘密的有不少人在嚷着什麼敵區年景比這邊強，討個吃，找個活幹幹，總比呆在家裏餓着強，這樣風波，彷彿有什麼人煽動似的，慢慢傳開去，並且竟鬧得不少人家塞不飽肚皮還得費勁吵鬧。

祥保這傢伙也是在逃不逃的邊沿上打主意的一個，他家也爲着這事叫着。天快黑那工夫，祥保走進院，他老婆在拉風箱，他去瞧瞧，正想問問煮的野菜是不是能吃，老婆却把風箱把手一推，身子狠狠地扭過去背向他生氣。

「成天幌蕩，一回來就吃，也不想想自個是個男子漢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什麼也不說！養不活一家子，領着討吃去也行，要不就散！」

「老天不下雨，莊稼不收，叫我怎麼辦？」祥保轉過去坐在門檻上，面對他老婆：「哼

！說走吧！這世道，你保證出去不餓死？」

「哪塊黃土不埋人？」女人又扭過去，背對她丈夫：「餓死在外邊，比呆着受罪強！」
吵鬧聲把正躺着的老太婆也吵醒了，她已經餓得兩片嘴唇快乾癟，走路也有些搖幌不定：
：可是吵包子生氣，她還有勁嚷：

「又吵什麼，還餓得不够受麼？」

「還有什麼？還不是爲的個是不是？」

「又是走啊，逃荒啊，我說祥保，我白養你幾十年，這於今你養不活我，還……還要逼着我這活棺材跟……跟你們受罪去啊！」老太婆爬在炕沿上，一說開又沒了頭：「沒親沒爺的，逃荒，一夜西北風還不凍死我這活棺材麼？」

「娘，你放心，我沒準定說走。」

「沒準定，三心兩意，疑疑思思的，該着餓死沒話說！」

「啊！我說春妮子，是你逼着要走呀！好……」

老太婆一翻身爬下炕，顛巍巍地到門邊，一手撐着門，伸出半個頭，一手拍着門板：「是你要走呀！變了天啦！一個娘們成天走呀走的，我說你跟誰走？」

「我誰也不跟！養不活就走，各走各的！」

「啊！……」老太婆差點沒衝出來，兩手拍打著嚷了：「媳婦逼不走男人，還在婆婆頭上撒尿啦！說得好聽，走，你走吧！你……」

媳婦從蒲團上突地一下立起來，真個低著頭往外走，祥保也立起來了，婆婆趕緊晃出門來，順手撥起根撥火棒往牆上亂敲。

「不准走，十三歲上過門來，養你九年啦，說走就走？你，你，……天老爺不下雨，也會打乾雷劈死你的，哼！……」

媳婦抽搭着，回身跑進另一間屋子裏，俯在炕頭上啼哭起來了。婆婆忽然想趁勢頭揍她一頓，摔幾下屁股，却感到沒氣力，而且記得彷彿多麼長久沒敢隨便動手打兒媳，就停下來了，祥保想進去說個什麼，却也被娘叫住：

「祥保，作飯吃。有本領走，有本領不幹活，有本領啼哭，就有本領不吃！」

天黑下來，四圍靜靜地，井台邊上早就沒個人影了。祥保腦子裏亂烘烘地，有一下沒一下地拉着風箱，他娘坐在門限上，兩張嘴唇皮一張一合，沒頭沒尾地嘮叨着：

「哼！十三歲上六十塊洋錢接過門，連個孩子也沒養……哼！走……」

二

春妮子逼丈夫：要就走，要不就離婚。

老太婆萬不肯走，她也並不知道兒媳向兒子提出過離婚的事，兒子沒告訴她。

兒子呢？兒子沒辦法支撐這個家的生活。他被逃荒的風浪推湧着，被媳婦提出的離婚威脅着，他也真想逃荒去。可是，兒子沒胆量帶着幾口人出去飄流，並且怕他娘，也覺得應該體貼他娘，不敢逼着上了年歲的老太婆逃出去拚死活。兒子祥保就是這麼回事！

三口人，三個心，一個要往這，一個要往那，祥保隔在當間沒辦法。

三口人，三個心，而且有時候又好像只有兩個心。就說實行減租減息那年吧，村裏把祥保和他地主叫去開會，當面給祥保減了租，過後，地主說好說歹又跟祥保說了一陣子，他又答應不減租了。他媳婦爲這事氣得撅着個嘴，不健康的青白臉色整得燒紅，背轉身一屁股坐到門限上。他娘氣得用手裏的鞋底子拍打着炕沿，問他爲什麼不減，他說：

「上頭是叫減，可是咱是人家老佃戶，人家地主答應不叫還欠租，還挺和氣，跟我商量着，問我不減行不行，你說我怎麼個好開口不答應人家？」

他攤開兩手，苦着脸，像訴苦似的，媳婦却不可憐他。扭轉身對他直嚷：

「要減就得減！眼着吃到嘴的又吐出來麼？上級爲的是窮人解放，跌倒了有人拉，自個還不肯翻身，這是落後『子』！」

娘也緊跟着說：

「什麼解放不解放的，人家這裏叫減，還怕什麼！」娘把鞋底直指着兒子的鼻尖：「去！再說說，減就得減！你要不去，我找這裏工作人員們去！」

說着說着，娘真的把鞋底往炕頭上一丟，就往外走，祥保急得直冒汗，結果是跟着娘找了找地主，硬把租子減了。從這以後，地主乾脆不怎麼搭理祥保了，祥保一見了地主，總好像過意不去似的，左右爲難。

祥保就常常碰到這些左右作難的事。

事情作難，沒辦法，祥保就只有一個辦法：找老吳去。老吳是村農會主任。可是祥保却又不很樂意找老吳：老吳好批評他，說他這也錯那也錯，他很難受。這麼着，左右作難的祥保，常常決定要找老吳去了，而且走到老吳的家門前了，却忽然又往回走，不去了，這個膩膩糊糊的傢伙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一股什麼勁，不知不覺地就滿肚子氣憤。胡亂在街

頭街尾咕嚕個什麼。

這會，咕嚕也好，埋怨也好，都不頂事。這兩天野菜也沒得吃的，得盤爲着逃荒不逃荒吵鬧，不想個辦法怎麼行？祥保這回可真找老吳去了。

祥保在西頭地裏碰到老吳，正不知道要怎麼開口，老吳却先開口了。老吳劈面就說：

「祥保！給你說個事！」

「說……說吧……」

「他們那逃敵區的人們，」老吳回過頭望望陳玉那緊閉的家「陳玉死了！」

「什麼！」

祥保驚呆了，心跳得發慌。老吳望着他，半天不聲響，然後才回過頭往西邊嚥嚥嘴：

「我剛從區裏聽說的，唉！誰們想得到他要死在外邊……」

老吳說着新消息，一面嘆息。自從那天他把村裏逃荒的風浪告訴區裏老何後，老何召集幾個主要幹部開了個會，就把任務交給了村裏，要查出造謠鼓動逃亡份子，要說服一心兩意的人，把逃亡的風浪平息下去。他們的工作還算順利，不久便知道鼓動份子就是陳玉他姪子連全。連全本打算要同他叔一道走的，他叔叫他多住幾天等信，接信後就帶着陳玉閨女和女婿

他們一道去。陳玉有個過去買賣場中挺要好的拜把兄弟，在敵區給敵人辦事，就是那傢伙三番五次催陳玉去的。誰知陳玉剛去，他把兄弟就被敵人「肅政運動」「肅」住了，正在這時碰上陳玉，敵人就一口咬定陳玉是八路，一道給弄死了。村裏同陳玉一道去的人，有的作苦工，有的丟兒賣女，還有被敵人抓去的，只有一個跑回來，現在正在區裏。

老吳沒頭沒尾，祥保聽着是一陣一陣緊，裏面有些情節他還弄不清，不過他却又像明白了個什麼大道理似的。他正想問問是誰回來了，老吳打斷了他：

「那工夫，就是找出了連全，可也沒有辦法，他要走人們要跟着，靠幾個幹部也拖不住那麼一大堆，這會嘛，」老吳又回過頭望望陳玉家那邊，「連全敢許也不去了吧！」

「這會誰們還去才怪哩！」

「可是以前呢？」老吳半笑像要套出祥保幾句什麼話。祥保果然說了：「以前！以前那功夫，我也想去嘛，狗禽的看不透，腦筋不開。」

你們這些人呀！說吧。又說是批評你們！眼光望着鼻子尖，不聽話。」

兩個人都沉默起來，祥保又感到受了批評的難受；不過他已經想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。難受的勁頭一忽就過去了。他想，逃亡的事是解決了。到底怎麼個開吃的呢？這還是問題。

他沒想到，對於這個問題老吳的勁頭更大……。

原來災難加給老吳他們幹部們的重担實在太大了。經過五六年抗戰的消耗和敵人的破壞，這幾年也沒個好年景，因此這回災難一來，真與過去那一回的災難災荒都不同：真個是一家家連一把米一片野菜也撈不着。救災的口號叫了許久，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就是村裏幹部們，也只知道沒有糧食，款子也救不了災。後來發下救災糧來了太少也不抵事。上頭佈置總說叫村裏多想辦法組織互助渡災，村裏不光組織了互助，而且幹部們還埋怨起區裏來了，就爲這事，區裏老何批評過老吳，老吳竟滴下大顆大顆的眼淚……。現在幾個月過去了，區裏老何他們指導村裏救災的辦法，的確是一天天抵事了。區裏開會，決定了貸款開展運輸、紡織、貸種籽準備冬耕；老吳在會上還親自聽到別的區別的村子開展運輸，紡織的辦法，他越聽越有勁。當祥保向他提出吃的問題時，他就從頭到尾雜七雜八地說了一大篇，他無意中進行動員工作了。他沒有想到當他說到半途，拿出煙鍋子對火時，他旁邊已經圍上了一大堆人。

一大堆人隨着就亂談起來了，談運輸呀什麼的，亂嘈嘈的，老吳要繼續講下去也不行了。他回過頭找着了祥保，就抓住了他：

「祥保！咱跟你打夥先幹一趟！我有牲口，你跑道，你說行不？」

「行！這可是行！」祥保這下子忽然挺乾脆。

「咱們就幹個榜樣看看！」

人們見到老吳和祥保真個幹開了，就圍上他們，老吳扯頭，對着大家：

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，只要有人，就有辦法，這會兒，邊區地方，會讓個活人餓死！」

隨着又是亂七八糟一大攤，嚷着，鬧着……

三

逃難的風浪慢慢平靜下去了。村裏開了會，動員了運輸紡織救災，老吳正和合作社幹部們忙來忙去。

款子貸來了，運輸有開始的，紡車聲也聽得見了。西北風從村頭刮過，聲音也彷彿不像從前那末荒涼了。

春妮子却還有些不痛快。上午他瞞着別人去找連全媳婦，他想秘密地找她問句話。

「你也不走了嗎？」春妮子悄聲問着。

「走？我走到那裏去？」連全媳婦眼睛往四外溜轉着，彷彿要叫別人也聽見的話。但她的話使春妮子冷了半截。

「你不是說要走嗎？還叫我們跟你一塊逃……」春妮子嘴一撇，半扭轉身，仍是悄聲的。

「逃……逃什麼，你說逃荒麼？」連全媳婦滿不在乎的神氣臉一揚：「我也是前些功夫聽人說嘛！我沒有打算去，我什麼功夫叫你去過，哈哈……」

連全媳婦忽然揚着臉笑起來，拍着春妮子的肩膀：

「我說你還是咱婦救會小組長呀，你可是積極，你還回走麼！這年月的……」

春妮子一扭身支吾着走了，她全身冰冷，沒有一點勁，回到家裏俯爬在炕上躺着。

躺在家裏更沒勁，家裏只婆婆在，想說句話，出口氣，也找不着一個人。她常常只能找丈夫出氣，今天却丈夫也不在，丈夫趕牲口上西北邊歇糧食去了，家裏留下的是一片盤扭局面，春妮子怎什麼會提得起勁頭？

春妮子躺着沒有勁，翻着滾着，就忽然埋怨起丈夫來：她想着她為什麼會碰到這麼個丈

夫，這麼落後，這麼沒出息？她又想着丈夫爲什麼忽然會大着胆子趕人家的牲口，去作什麼運輸？這個沒出息的傢伙，一定是受了什麼人的欺騙吧！可是這個平常總自認比丈夫進步的春妮子，這回却想得不大對勁，這回，她丈夫敢許進步些，也許比她突然會有出息哩！

原來自從那天老吳給祥保約好，兩個人合夥搞運輸後，老吳記着區裏的佈置；先找幾個人做榜樣，就一把找住了祥保，老吳找過祥保三四回，談運輸的事，硬迫着祥保去。老吳說：

「我出牲口，你跑路？賺了錢咱倆對股劈，賠了，貸款跟路費都算我的！」

「那地勢來回得五六天呀？」

祥保還是不大願意去。他從來就沒有出過遠門，一個人跑那麼遠的，誰們保得準不出什麼岔子的？他沒想到，那天隨便答應老吳的一句話，老吳就死也不放。緊跟着祥保，老吳頭一歪，又說開：

「你也要捉摸着改造改造你這個家呀！你也要找個出消息呀！」

「你聽我說，只要會算盤，祥保，勤勤幹，滿滿飯。涼涼坐，荒荒餓。穿不窮，吃不窮，計算不到一世窮，你不盤算，光在家裏涼涼坐，不要說荒荒餓，就是整天吵子鬧嘴，也

會斃死你，我說，你還不……」

最後祥保真也動了心，趕着牲口辦運輸去了；同時，也多少下點決心似地，要拚着幹個出息看看了。

祥保到底幹出個出息沒有呢？誰也不知道。不過，她娘却忽然對兒子有些另眼看待了：她想着，這麼個老沒出息的兒子，忽然也敢幹幹「趕脚」這營生，這總該會有點出息的吧！起碼總比這個兒媳強些吧！娘又看着兒媳要逃荒的勁頭約摸已經過去了，就更瞧不起兒媳，整天嚷着，叫兒媳弄野菜，作飯燒水的，想報復報復，出口氣。兒媳呢？正在沒有勁的時候，自然仇恨着多年仇恨的婆婆，加上婆婆找錯報復，就使她的仇恨更加增大。她整天有氣沒力地不大動彈，沒有婆婆三番五次的嚷鬧她就乾脆不動身，上灶台邊去。

「沒本領鬧吃的，也沒本領走，什麼娘們會？盡瘋瘋顛顛，盡仗嘴……好啦！這回還仗嘴吧！有本領呀！」

婆婆偷偷地在自己屋子裏叨叨地說，兒媳聽得見，也聽得懂。

「封建，死封建，總有一天要打到的……哼！再沒吃的準散夥！」

媳婦在屋子裏也偷偷地在自己屋子裏慨着嘴。婆婆也聽得見一些，也懂得點。

這個家，有左右作難的祥保，就成大鬧；沒祥保在，就更憋屈真是什麼死對頭啊！

婆婆二十歲上就過門來了，那工夫，是爲了找個幹活的才娶了她，她過門後，整天不停手脚作到深夜，還整天遭公婆打罵；下雨屋子漏也是她的過，拾柴火燒不着也是她的過……深夜累了，鑽進破筒，想找安慰吧！然而丈夫只十三四歲，睡得挺甜，從不理她，她從哪裏找安慰？可是，越是肉體和精神的苦痛深重，就越須要安慰來延續人的生命。她把安慰寄托在門前不遠的水井，她夜半跳井去，等到她沒留神碰着那個洗衣服的大石槽倒了時，她暈了！後來是一個什麼人推醒了她，她清醒過來……她就找到了野男人；以後的歲月，她就半夜半付託在那人身上，發洩自己痛苦的青春，她也能勇敢地幹自己極不名譽極隱秘的勾當了。

她老得多麼快！當她的小丈夫值二十來歲，青春旺盛時，她得不到野男人的歡心了，她盡力靠近自己的丈夫，丈夫却嫌她老，丈夫也像她過去那樣找另外的姘頭了。就從這時起，她從痛苦中站立起來，她變得更強悍，更狠毒，她也學得舌頭尖張眼歪。他們僅僅勉強地養活了祥保這個兒子，然而誰也不喜歡他，連她自己也感不到多少心愛；在她後半世生活的年月裏，她差不多把她的強悍和狠惡，都施放在這個兒子的身上了。

可是，兒子又有什麼辦法呢？兒子是個糊糊的老實傢伙，什麼事也受娘管教，有一句就得聽一句，連趕個集花個塊六八毛的也不敢隨便。……後來，兒子二十歲了，該娶媳婦了，娘爲了省錢，給他找了個十三歲的小媳婦。兒子背着一世的怨氣，於今也好發洩發洩吧！從此，這個青春興旺的祥保，就把自己的野性對着那女小孩施放。

小女孩的痛苦還不止這些。婆婆把虐待兒媳當作自己的本份，甚至把對兒子的管教也轉過來加在兒媳頭上，從此對兒子反而比以前好一些了。這樣就使兒媳又生長了對婆婆極大的痛恨，像痛恨她丈夫一樣的；她不知道她丈夫也實在沒有辦法，她更不知道她丈夫也同情她，也不願娘打罵她，只是沒辦法幫助她罷了。

抗戰了，邊區成立了，春妮子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忽然覺得自己要解放了，就把過去內心的痛恨，慢慢表露出來，跟着婦救會，學好學歹，兩片光會啼哭的嘴唇，忽然變得一天天硬，時不時嘴一撇，身子狠狠一扭，背轉過去，強嘴；婆婆呢？婆婆受過幹部們的批評，也見過村裏鬥爭那虐待兒媳的婆婆，也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，忽然也變了，變得不敢打兒媳，只敢嚷一嚷罵一罵罷了；可是婆婆却又常常把脾氣轉向兒子祥保，又不斷地說兒子沒出息，不爭氣，連個媳婦也管不住，婆婆甚至有一回還用手打起兒子來，一手拍着門板，顛崧

驕橫：

「買來的馬，娶來的妻；願打就打，願騎就騎！你就不管教她呀！你怕她個娘們會真個要長翅膀麼？」

兒子氣急了，氣得真要管教管教媳婦了，還沒開口呢，他媳婦却一撇嘴，一扭身子，敬訓開男人，說他沒出息，不進步，沒個男漢子勁頭。於是祥保更沒話說，也就更沒男子漢勁頭似地，真像沒一點出息了。

這回，大旱災來了，娘不願丟掉這個她守寡十年支撐起來的破家業，娘不願逃荒；她只把一家的災難放在兒子媳婦的身上，責備兒子沒出息，兒媳不孝順。兒媳呢？她被歷年的怨氣壓得透不過氣，早就想着要怎麼大鬧一場出出氣才痛快！因此，當災難來時，她就想着逃荒的風浪出去鬧鬧一番，打開一下陳舊的討厭的圈子，痛快兩下。她甚至還拿離婚來威脅丈夫，其實，她不是不知道逃荒的好歹，不是不知道她娘家沒人，她就離了婚也很難找着路子的。只是，說來說去，苦了祥保這個人。要不，敢許他還不會拚着幹運輸去呢？！

災難使人們覺得餓肚皮的日子更長，一天比一年還長；不過，日子却實在不會故意長些。終於又過去好幾天了，拚着幹運輸的祥保回來了。

祥保安頓好了牲口，揹着個口袋回家來。他走進破牆缺口，忽然把口袋往地上一摔興奮地叫起來：

「可不壞，一趟鬧了半斗玉菱！」

祥保忽然變得胆大得多，居然大聲嚷着，用脚把口袋向門前灶台邊踢了踢，一粒粒圓圓的小東西在麻布口袋裏擠着，滾着，頑皮而且有趣。

「啊？祥保！你……」娘幾乎是驚慌失措似的，晃動着走下灶台來：「玉菱？多……多少？半斗呀？」

娘俯下去摸了摸口袋，又晃到了兒子身邊望了望，嘴唇皮一張一合的，不知道要幹什麼；忽然，她透出一口長氣：

「這……這可好啦，老天爺！」她背轉身：「春妮子！做飯……燒……燒火！啊！可不，去，去推碾去，做點糊糊喝，……去吧！」

兒媳呆着沒有動，她什麼話也沒聽見，祥保却又把口袋揹上了：

「你們歇着吧！這幾天我吃得飽，我去！」

「你……你不累？不歇會？」

「不累！娘！你歇着吧！」

祥保這樣像似不知道是那裏來的勁頭！他第一趟運輸成了功，就彷彿把他的三十年來左右作難的局面掃清了似的，沒出息的他，沒有男子漢勁頭的他，也忽然挺起腰來了。而他的娘這時也彷彿覺得兒子並不是沒出息一樣，轉眼斜楞着兒媳，覺得該着教訓兒媳。於是，老太婆顫着小脚，走近兒媳，嚷起來。

「還不弄柴火麼？還……」

兒媳不受他的教訓，沒等話說完，就往外匆匆走去，追着丈夫喊：

「你歇會，我去，我推碾去！」

四

春妮子受區裏婦救會的批評！

她是婦救會的積極份子，但是她在災難面前不積極，她跟婆婆跟丈夫鬧得不和氣；而且，她還跟連全媳婦商量着逃荒。

春妮子對於這些批評有些不服，她埋怨人家摸不清她的痛苦；但她也不會因為受了批評

就乾脆不理那一套，仍舊稀里糊塗混下去；她這個慢慢倔強地站起來了的婦女，受了批評的刺激，特別是受了丈夫辦運輸的刺激，她自個就狠狠地下定了一個什麼的決心。

第二天，祥保起了個大早。誰知道頭天晚上老吳給他說了些什麼來着？他起來後立刻打掃了院子，還把木犁和銚拿出去請人修理。吃過飯，祥保對娘說：

「我還得趕腳馱糧食去！馱個十趟八趟的，咱們的吃喝敢許有辦法。今個，還開會，還組織運輸組，還發貸款。」

他微微揚着臉，說話的神氣竟和過去苦着臉，低着頭，吞吞吐吐的情形不相同，竟敢隨便在娘面前出主意了。而且，隨後他又轉過身來，對着他老婆，盡量做出和氣，親切，似乎他們平日的感情就不壞一般：

「你呢？我說你……」

春妮子半扭過身子，打斷了丈夫的話：

「我學紡線，你不用管我！」他停了停，扯扯衣角，忽然把頭一抬，望望井台那面的光禿了的樹叢：「娘！我可就把紡車鬧下來哩！」

「啊！」娘突然驚奇得快站立不穩，朦朧糊糊的眼珠子也突然亮了許多似地：「你還

有本領學紡線子呀？」

兒媳婦又猛地扭轉身，把手上扯着衣角一摔，撇着嘴：

「我學！」

「對！好！我……我來鬧紡車！」

祥保像被什麼歡喜鬧慌亂了，吞吐了半天，又在院裏轉了一圈，搜尋着什麼，後來才向牲口圈走去，去鬧那躺在圈頂上多年沒用過的紡車了。

「你鬧！你鬧！那物件呀！這是洋鬼子來的頭二年我使喚來着；這會鬧下來呀，咱村敢許還沒人會拾掇哩。」

「娘！你不是會拾掇麼？」兒子大胆地問着。

「我麼！我自小就手不離紡車的。這會麼，哼！我老眼昏花的……」

老太婆今天總是冷言冷語，句句話都像是要刺兒媳，激兒子：

「再說嘛！哼！好打算！從小不搖紡車把，靠這功夫學，抵啥事！」

兒子把紡車拿下來了，他嘻嘻笑着，似乎是盡量鼓起勇氣，把紡車放到娘身邊：

「娘！人家有榜樣，聽說就是頂不專心，半月二十天也能學會。學會啦，紡一斤綫子，就

是一大堆糧食哩！」

兒子又轉向媳婦：

「娘眼不抵事，我叫合作社給拾掇拾掇，你嘛……你盤算盤算吧！」

兒子走了，媳婦跟着也找幹部們商量去了。老太婆看着兒媳的背影，忽然覺得彷彿又得到個什麼報復的機會似的，不自覺的浮上股高興的心情。

第二天，春妮子拿回一架收拾好的紡車。她憋了好半天氣，最後站在婆婆門外，愁臉對着井台邊的樹叢，開口問：

「娘！你教我吧！」

娘正在炕頭上弄破布片片，聽見問話，就不自覺地心跳起來，然而却仍是冷冷地回答：

「找你們婦教會吧！我可沒心事！」

兒媳臉上一陣燒紅，低下頭弄了好半天衣角。最後，從自己屋裏拿起四兩棉花，揹着紡車狠狠地出去了；她上村北大廟裏去。那裏，一羣青年婦女，每天早飯後就集合起來，在廟殿上太陽角落裏，讓紡車齊聲唱着。春妮子跨進廟門，婦女們正伴着紡車聲在喳喳叫鬧。

這裏有幾個是本來就會紡的，有幾個是剛學會的，有三四個比春妮子不過多學一兩天。

她們都紡的緯綫，從合作社領了棉花，四五天紡一斤綫，就去合作社領六塊錢工錢，她們這一羣裏面，有的已領到十來塊錢了。那個連全媳婦也在紡，她鬧得最響，人們不斷罵她：

「你紡多紡少可是爲的自個「體己」，咱們可是指望着吃飯咧！」

「啊喲！小組長批評我啦，不鬧了不鬧了，我得正經紡線哩！」她右手放開車把，用大姆指甲捏小姆甲尖向人們晃了晃：「誰再鬧就是這個！」

本來要平靜的人羣，又被這句話逗得吱喳地罵開了。

春妮子平日也愛夾在這種場合吵鬧的，今天她却很討厭這個場合。她想一天半天就學會，可是手不聽話。轉車把不能轉得太慢，也不能太快，抽綫更要很勻妥。當她右手把車把搖得平穩了時却發現左手停止了沒抽綫子，讓棉花在錠子上結個圪塔：她趕緊注意抽綫子了，然而又抽快了，綫斷了，費了半天勁看看要把綫子抽勻整了，忽然，右手又搖得不穩妥了……她狠狠心，硬整了半天，好了好了，成功了，可是，旁邊一陣笑鬧，又把她鬧翻了。

她急躁得要命，青白臉色蹙得血紅，出一身熱汗。

她憤憤地立起來叫了一聲「哎呀」，那個紡織小組長接看也嚷起來：

「別鬧了！看人們學也學不成的！」

人們剛要靜，一個小女孩跑進來了：

「區裏有人看你們來啦！」

人們突然地安靜下來，春妮子趕緊又坐下去接線，當她抬起頭來時，見到老吳跟區裏老何進來了。

「這會這麼靜，只聽見紡車聲！」老何頭一歪，笑着。

「咱們可老是這麼靜的，沒鬧過。」連全媳婦裝作很正經，却惹起年青婦女們「吃吃」的笑聲。老吳說：

「瞞了別人，算瞞不過我，哼！老是這麼靜呀，那才是變了天！」

「變天不變天的，反正是……」老何說着說着忽然不說了。他見春妮子兩手盤着膝蓋，低頭坐着，他轉向她：

「你這麼積極呀，春妮子？」

「學了老半天學不會，你們一打岔子，又把我剛接好的線子弄斷了！」

廟殿上響起了哄哄的笑聲：高牆回應着，更加紅火。笑聲平息下來時，老吳說：

「春妮，咱們這就走，不打岔。可是咧，我看你還是回去紡去。你娘是老把式，跟他學

學，家又安靜的！」

老何也說：

「這可是實在話。叫你娘教教，不成問題，兩天就行。」他又把頭一歪：「再說，順便動員你娘也紡點綾子呀！」

「她不肯教我，她也不樂意紡！」

「解釋說服呀！我說春妮，就這麼辦，不成問題！務得你別向這兒來了。」

人們雜亂地走的走，動工的動工了。春妮突然想起天氣快晌午，她走時婆婆還嚷着叫她回去作飯呢！她說一聲，回家去了。

後晌，春妮子沒上廟。她把紡車放到屋門口太陽地裏。自個憋住氣紡起來了。她是挺討厭獨自個沉悶的。然而這會她沒想到那，她一心只在兩隻手上面，一聲不響地，臉急得通紅，全身悶熱了，棉襖給汗黏住了，她並不知道；而且，她腦子裏這會是什麼也沒有。

婆婆不時從炕頭爬到窗台上，從窗口伸出半個頭偷偷地瞅着她，看着她斷了又接，剛接好又斷了的動作，嘴唇皮不住地一張一合，似乎很舒服。

婆婆從窗口偷看了一次二次三次四次，漸漸地，不知道爲什麼，婆婆的舒服勁一陣又一

陣的減少了。她希望媳婦再來請教她，媳婦沒有；婆婆以爲媳婦那股急性子脾氣，鬧半天接綫斷綫，準會不耐煩，會扭過身子瞎嚷的，媳婦却也沒有，一直很安靜，不聲不響，婆婆漸漸失望，婆婆彷彿覺得兒媳有些可憐了……

第二天，失望使得婆婆在屋子裏憋不住了，婆婆時不時走出去，故意咳幾聲，鬧個響動，在太陽地裏坐半天；吃飯的時候，也問個一句半句的，說說「學好了吧！」而且第三天，婆婆竟是不時走到紡車周圍故意看看，說不定還叨叨個什麼：

「喲！學得不賴呀！……」沒說完，又往屋子裏晃過去：「哼！到底生手，快一下慢一下的，抽綫不利落……」

過一會，又出來了，亂叨叨着什麼兩手並且還發急地亂搓着：

「我作閨女那功夫，是七歲學捻綫，十歲上就學搖車子啦！哼！那功夫呀！搖錯了一下就挨打哩！」說着說着，又晃進屋子裏去了：「婦女們學個把式的，那有這麼自在！高興就學學，不高興就懶着不幹活，還要強個嘴，發個脾氣的……哼！」

亂叨叨得到的回響，仍舊是「嗚嗚——嗚嗚」的聲音。不一會，老太婆出來了。

這回她竟逼近紡車，東瞧瞧西看看，說着這架紡車的歷史；說那裏斷過；是怎麼斷的；

說她才是吃盡苦頭，有一會小脚被車底板壓着，痛得三天動彈不得……。最後，她竟會拿起一根棉花條又來了！這使得兒媳婦猛地抬起頭來，只見婆婆把棉花條放在手上搓揉着，並且說：「這也行嗎？太大，不勻，出綫準出不利落！哼！要是我當閨女那功夫搓出這麼個條子呀！準會挨……」

「娘！你不教我嘛！我不會，怪誰們！」

兒媳打斷了娘的話，竟平靜地帶着埋怨和乞憐的口氣說了這麼一句。娘本來沒料到兒媳會說什麼的，這麼說，竟使她發了慌，她回答不出。兒媳臉紅了紅，低下頭去，似乎感到心頭一陣歡喜。等到娘回復平靜時，娘發現兒媳的棉花條就只剩她剛拿過的一根了，傍邊，有幾捲粗細不勻的綫放着……兒媳的半斤棉花是紡完了。

五

祥保又回來了。祥保這回比上回變得更大，滿頭大汗，興沖沖地，一回來就對娘說，這回賺了半斗多玉菱，還打了一塊錢的鹽。轉過身，他又滿神氣笑着走過去，拿過媳婦紡的線子，提笑着起來：

「哈哈，這可不強哩！」

「不強又怎麼，看下同！」媳婦半扭過身子，臉紅了。祥保沒注意這些，又跑過去，從衣袋裏掏出七毛毛票，遞給娘：

「這是剩下的！」

娘不知道爲什麼，挺沒勁勢，接過錢，心跳得厲害，臉上却還是冷冷地，兩手發急地亂搓着，一句話也不說，就進屋裏去了。祥保跟進去，鼓足勇氣嘻笑着說：

「娘！明啦！我趕兩個驢去，道兒熟了，多趕幾個多賺點，到臘月，敢許牽條驢回來哩！」

第二天，祥保和春妮子都起了個大早，春妮子去領了錢，合作社勉強收下了錢子，給了個三等工錢三塊錢，她領回來一斤棉花，打算三天紡完。祥保開過運輸小組會回來，把修理好的犁和鐵銼都拿回來了。這功夫，太陽老高，春妮子作好了飯，婆婆才起來。整婆今天比那一天也起得遲，一起來，就叫住兒子：

「這功夫，咱們家是不成了：驢也沒，吃喝嘛，餓了一大晌，這幾天你們勁頭這麼大，也只鬧着喝糊糊，我說，」她坐到門眼上，兩手發急地亂搓着：「我嘛！老啦，啥也幹不

成，可是咧，沒法，我也得幹幹了。要不，我這活棺材呀，老了還敢許睡不上板子哩！」

兒子和媳婦都楞住了，鬧不清怎麼回事。

「再說，以前嘛，我只說，還不又是娘們鬧着玩的；這會，大夥都把紡綫當個正經事，我這活棺材，也得掙着幹了，春妮子，紡車讓我紡吧！你……你另想法去……」

兒子和媳婦彷彿突然見到娘那矇矓的眼睛睜開了，而且射出光來了。兒子，媳婦不自覺地偶然地對望了一眼，想不到兩個人都不敢說的主意，竟無意中辦到了。兒子慌忙無意地拿起那個剛修好的銚，連飯也不吃，就往外走。

「行！我到合作社給開一輛子去！」

兒媳也忘了把鍋蓋蓋上，跟着往外走。

「娘！我……我給你領花去！」走到那缺牆口，又扭回來了：「呵！不……這一斤花，一斤，先紡吧，我也……也紡……」

從此，井台邊不遠的祥保家，成天就有兩輛車子轉着，響着，到井上打水的人們，誰也覺得奇怪，誰也得聽一聽，很多小孩子都跑進來看。然而，辦成了的事情，是實在沒什麼奇怪了。

婆婆在自個炕上紡，後來兒媳也自動地搬去了。她不時偷望婆婆熟練的動作，左手就像把一根長線隨便拉長，然後又滾到錠子上似的。而兒媳呢？看看自己，自己多笨！自己是拿着棉花條，硬抽出來的線子！於是，兒媳更專心的捉摸着，他的不大健康的臉上。差不多是整天整得燒紅，婆媳都那麼專心呀！真個像在比賽哩！

紡着紡着，兒媳進步很快，於是無形中的比賽也加深了，她們誰也不敢落後，兒媳到底沒婆婆熟練，但是兒媳晚上也幹開了，她打問了別人，上北坡去拔了點叫「年年娃」的野草，點到炕頭上，真紡到眼皮睜不開才躺下。兒媳幹的事，娘一聽就聽清了，於是第二天晚上，也像白天一樣，兩個人同在一個炕上紡了：兩人把紡車對面放着，「年年娃」點在兩個紡車中間。頭天晚上，兒媳獨自個紡着時，「年年娃」火光並不強，而且常滅，今晚，兩輛對面紡着的紡車，搖出的小風浪恰恰是向兩個反對方向吹去；於是，「年年娃」亮得多，也不會熄滅了。

紡着紡着，從白天到黑夜，到白天，婆婆是那麼着，而兒媳漸漸覺得有些悶得慌了。她去大廟裏看看，大廟裏比以前好得多，人們都組織起來，休息的功夫都歇着，唱唱笑笑，工作的功夫都專心搖着紡車，不那麼亂哄哄了。她很想到廟裏紡去，可是幹部們不叫她去，她

成天閉着個嘴，比較熟練地抽着線，慢慢地已經不感到憋得慌，青白的臉也不再整天憋得燒紅了，耳朵也忽然常常注意着外面的變動：井台邊的打水聲，談話聲，女人的洗衣服的聲音，都勾引她，她想出去看看，透一口氣，只是一股什麼勁把她壓下去了。

紡着紡着，婆婆還常常鼓着嘴，兩片嘴唇皮一張一合，嘀咕着什麼，而且說出話來，是對着兒媳說話了：

「婦女們嘛，就得成天待在家，紡綫啦，叨底子啦，什麼成天開會啦，鬧這鬧那的，瘋婆子一樣，那可成什麼話呀？」

婆婆有時把車子向後一退，滾線滾上錠子時，偶然也停下來搓搓手。

「這會叫大夥都紡綫子，可正該着這麼辦，這才是正事嘛！」

春妮子不停地紡着，好像沒心聽婆婆說，却句句聽進了耳朵。她感到一陣歡喜：喜的是婆婆從來沒有這麼心平氣和地對她說過話，可是她又感到一陣老大不高興：不高興的是婆婆又來了封建的管教，難道就要把個婦女成天憋着，直憋到老憋到死，還是紡綫呀叨底子麼？婆婆這回是指着兒媳說了：

「春妮子！我說，你要聽話，紡個線呀，顧顧家的；雖說世道不同，可到底有個分寸，

婦女們，還不是燒飯抱孩子鬧家裏活！誰們不都是這麼過來的？」

婆婆鼓了鼓嘴，啣了半天，並且向兒媳斜射過一眼；兒媳有些慌張了，忙連聲回說：

「嗯！……對嘛！……對……」

「是嘛！你可得聽話嘛！我眼看見土的活棺材啦！好歹還不是爲的個你們？」

「嗯……對……」

兒媳一連聲回說：線子也快紡不成，剛接起又斷了。當兩輛車子又平靜地「嗚嗚……嗚嗚……」叫着時，兒媳心跳得很厲害，她也說開了：

「從今後呀！我可得正經紡線子哩！」

婆婆也哼哼哈哈地應着，嘴脣皮一張一合，兒媳又說：

「娘！你可得正經教我呀！這會我紡的還是够不上頭等線子。」

兒媳忽然臉上變得要命，心跳得更厲害，她不知道要怎麼個拐灣子說出要說的話，就乾脆直統統地說出來了：

「聽合作社人們說，咱村還是人們把錢子浸浸水，拿去繳的；有的一斤就要重三四兩哩！娘，你說……」

兒媳不知道要怎麼說了。婆婆聽着兒媳的話，本來一片歡喜的，這功夫腦袋忽然要開花，火星直冒，從來很少斷過的線，却剛接上又斷了。兒媳這話不明明說的是她麼？她第三回繳綫子時，就把一捲綫浸上了水，外面再捲了些乾線，叫兒媳繳去的。這綫子，合作社收了，但是後來查出來了。幹部們決定叫春妮子把這種搗鬼行為向她婆婆揭穿。如果以後再搗鬼，就要賠償棉花了。春妮子對於這個任務，作難了兩次，今天，才說出來。當她見到婆婆慌亂了時，她心頭一緊，什麼也不管了。

「合作社在查哩！說是下回要這麼着，就要賠花，還要……」

還要什麼呢？還要「鬥爭」！但是春妮子沒有說出口。她見婆婆把車一丟，爬下炕出去了。一會，婆婆從廁所裏回來，屋子裏才一片安靜。兒媳覺得再不能開口說什麼了，而婆婆却想着：她的花樣還沒有供出來呢，就鬧了賠花呀什麼的，還讓兒媳繞圈子說她……哼！她決定以後不搗鬼，不玩花樣了。她氣憤憤地想着：光憑我這把式，我就不鬧花樣，不也比你們青年媳婦們強麼？哼！看吧！往後看吧！

六

往後看，是婆婆不鬧花樣了，加緊幹着，三四天就紡出一斤綫子，而且還得頭等工錢；媳婦也能四天紡一斤，却還趕不上頭等。婆婆慢慢地彷彿又恢復了過去的態度，嘮叨很多，說兒媳長進不快，埋怨兒媳手脚粗，紡來紡去還紡不出上好綫子。媳婦也恢復了一些過去的態度，總覺得婆婆還是不順眼，地並且特別討厭這般悶勁，更奇怪的是，她看着丈夫近來的勁頭，完全變了個樣子的勁頭，她歡喜然而她也覺得更討……。不過，她也實在感到自己的地位了，她想着婆婆近來的幹勁，特別看看丈夫的奔波，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好好盤算是不行了：這麼着，就使得她的矛盾日益深重。

日子過得快，一家子紡着紡着，祥保來回跑着，而祥保又回來了。他這回是同老吳一同來的，他滿頭大汗，一進破牆缺口，就把肩上的麻布口袋，往灶台邊丟了，擦擦汗，對媳婦說：

「撈點乾飯吃吃！今個……今個，臘八啦！」

說完，匆忙中望了媳婦一眼，就同老吳上他屋裏去了。他們是來算賬的！他們的運輸事業，還有幾趟賬沒有算清。同時，老吳還要叫祥保參加最近區裏給組織的一個運輸大隊，走趙遠路，辦一回大運銷去。老吳說：

「路是遠點子，也得多受點罪，可是咧，你要是趕了這趟，說不定就能牽條驢啦！」

「牽驢不牽驢的，老吳！」祥保擦了擦汗：「往後你可放心！我這會可知道了，莊稼主日子就靠自個幹，會打算。你說，這會政府好，辦公事的好，咱們不費勁幹活還行嗎？」

「那你決定了嗎？」老吳手向後一指，回轉頭，彷彿就是叫祥保去他手指着的方向似地，祥保立起來了。

「怎麼不去？我說，往後你放心，以前那功夫，一個勁糊塗，這會我算鬧明白了。老吳，我……我說，往後有什麼工作，你叫我就是——再不用什麼說服動員啦！」

「哈哈！這就行！往後看你吧！」老吳立起來往外走了。出了屋門，他轉過這邊屋子看了看沉默着搖紡車的兩個：

「老把式到底可強哩——」

老把式沒說什麼，春妮子却低頭笑了。老吳走近一步對春妮子說：

「我說你也不賴，你比她們啦，」他指指北面，彷彿就說明了大廟裏那些人似地：「敢許強哩！呃，春妮子，聽說區裏又佈置婦女生產哩！你趕着紡幾斤花，該拾掇下地吧！」

「我那一年沒下過地？」

「是嘛！我沒說你沒下過地，是叫你拾掇準備嘛！」老吳又打趣地轉向老太婆：「兒媳這麼強嘴呀！婆婆不管教管教？哈哈……」

老吳笑着走了。春妮子望望一陣臉紅，丟了紡車作飯去。祥保忙進忙出的，給挑了一担水，又抱了一捆柴火，還要坐下燒火去；媳婦推開了他，他才在院裏走了走，看了看木犁又看了看鋤，還把牲口圈裏的食槽摸弄了半天，把舊鞍子架子又播弄了兩下，像要準備套牲口似地。他忙了半天，才坐門限上，抽起一枝煙，他今天抽的是邊區造的煙捲，八毛錢一包的。好煙捲。他娘在房子裏看見了楞楞地望半天，他沒注意，他慢慢踱到牆缺口外去了。

他在牆外面，望着台井，望着快天黑的夜色，望着那一片無邊的好地，不自覺地忽然像見到了綠油油的一片好莊稼，像見到了井台邊大香椿樹發着香味，忽然就是大槐樹黃花紛紛飄落，揪樹葉烏油油的發亮。於是當一陣輕風吹過，樹葉擰碰着亂響，槐花飄落到他身上，綠油油的莊稼也擠着打着，麥子一天天長大，棒子殼子黃黃的……而沙灘那面，他那幾顆棗樹，也都結滿了紅溜溜的甜棗了。……

祥保丟掉了煙捲頭，猛想起老吳給他說過不止一次的話，他今天懂得了那些話了。他今天才算知道了。莊稼主只要會打算，總不會受窮，只會一天天興旺；只要生產好吃得飽穿得

暖，他這家庭也不會成天鬧嘴吵架的；只要自己挺起腰板好好幹，他並不會沒出息，他也不再會怕這怕那地左右作難。他還想着邊區呀，民主呀，想着鬼子活不長久啦……他是一片歡喜，他於今是要好好持攆起這個家業，他要成爲家庭的骨幹，他自作自受，左右作難的歷史，是應當過去了。

飯作好了，忽然他見到他娘顫動着小脚從外面回來了。娘是什麼時候出去的呢？娘還打了兩塊豆腐回來！他吃驚了。

「今個賺八啦！你不是得出去一趟麼？咱們也吃一頓吧。」娘把豆腐放在灶台上，對兒媳說：「多放點鹹鹽吧！春妮子！」

春妮子差不多是昏頭昏腦了！厲害的婆婆呀！當她扭過頭去時，她見到丈夫有說有笑在對娘說着什麼運輸呀，播種呀，牽驢呀，這更使她發暈了。從小就積下仇的丈夫呵……春妮子覺得自己什麼離婚呀，鬥爭呀，反對封建呀都破滅了；她只有忍着悶氣，真個好好幹勁，重新過個更新的光景了。

看雲彩像要下雪，天色黑透了。老太婆的屋子裏，「年年娃」又點起來。井台邊一陣打水聲過去，村裏又是什麼聲響起來了：那聲音就像正對春妮子說的，那是一首什麼歌，一首

教訓春妮子的歌：

「紡車兒嗡嗡響，

它陪着我把紡綫的歌兒唱。

一邊唱，一邊紡，

紡得綫兒好，紡得綫兒強。

紡得綫兒結實又光，

做個生產中的模範姐姐，

人人贊我力量強……

可是，今晚春妮子不模範：她沒有開夜工紡綫，她婆婆也催她早睡，她還想紡點花，她婆婆就把『年年娃』滅了，自個睡了，她也只得回屋裏睡去。平常，當她開夜工時，一上炕，丈夫早打酣睡了：今天睡得早，丈夫還沒睡熟。她慢慢脫了衣服，鑽進被筒，丈夫却同她靠近來，她也不自覺的靠近去，彷彿她們從來的感情就是很好的……。

外面，像要下雪的雲彩不知跑到那裏去了。半圓的月亮在清冷的天空游動，像沉在涼水裏的一面鏡子。鏡子透過井台邊大樹的秃枝，照亮這缺牆裏面的院子，又從窻洞裏照亮這院子裏的兩間北屋。另一間北屋裏一個老太婆躺了半天，大概是因爲今夜睡得太早了吧！睡不熟，她嘴唇一張一合地微動着，沒說出什麼話來，只是她忽然睜了眼睛望望月亮，望望隔開堵兩間北屋的那堵土牆，她想着：她該抱孫兒了。



周而復主編
北方文叢

三打祝家莊 (平劇)	王貴與李香香 (長詩)	荷花淀 (散文)	高原 短曲 (短篇)	劉巧圓 (說書)	茅山下 (中篇)	洋鐵桶的故事 (長篇)	李勇大擺地雷陣 (短篇)	我的兩家房東 (短篇)	翻身的年月 (中篇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

任桂林等	李季	孫犁	周而復	韓起祥	東平	柯藍	邵子南	康濯	周而復
------	----	----	-----	-----	----	----	-----	----	-----

生活·讀書·新知

聯合發行所總經理



北 方 文 叢

我的兩家房東

主 編 者 周 而 復
著 者 康 濯
總 經 售 聯 活 · 讀 書 · 新 知
基 本 定 價 三 元 二 角

出 版 期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滬 初 版
印 刷 者 國 光 印 刷 廠
外 埠 酌 加 郵 運 費
上 海 大 沽 路 六 三 弄 四 〇 號

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

S. 0001—3000(P. 112)



7.63
3-7=2

基本定價 \$ 3.20